

## 第二十回 俠客阻行旌蹇遭伏莽 流徒除解鑰亨通班荆

詞曰：

奔波不憚將書帶，釋紛始表男兒概。那知偏遇黑旋風，腰纏解，孤身在，窮途撞入強梁界。非與潢池同一派，獨泊祇欣無阻礙。流人聞報此經過，兵一隊，馬一隊，劈開手鑰馱歸寨。

右調《天仙子》

卻說王慕荊領了生書，即日啟程，向長安而去。一日，行到山東地方，歇了客店，不期狂雨大作。那一夜適有竊盜，將慕荊行囊負去。次早慕荊起來，見了行李不在，遂慌忙遍尋，不知去向。乃跌足道：“我受知己之託，一旦至此，連身上盤纏皆空。但到得京師，亦願相與，曾榮我友人封書亦被竊去，如何是好？”須臾想道：“近聞此大義山有一伙哨聚，日夜在山下劫人財物。此山乃北京通衢，凡發配罪人，皆從此經過。莫若投入夥中，或得遇著公子經過山下，別生區處，豈不是妙？”主意已定，遂向大義山而來。

果見一伙巡哨，慕荊遂將投充情由對諸眾夥說了。那一夥見慕荊狀貌非常，山中正少元帥，遂奉慕荊為主帥。慕荊命眾人日夜巡緝，凡有罪發配的，俱要通報，切不可妄傷一人。眾人領命在山下巡緝，不敢虜掠平人，遠近皆服。日挨一日，祇等黃生到來。

卻說黃生自同押差起解，是夜歇在店中。將綠筠所贈，不識何物，取出來拆開一看，但見一緘書信，祇見上面寫云：

妾吳綠筠禱衽百拜，謹致書於大三元夫婿玉史黃公子文几：

昔者先嚴在日，與尊翁大人朝夕以詩酒相過，親連姻婭之情。繼之而尊翁退居捐館。斯時也，公方七歲，妾甫六齡。先君在日，每有道及此事，未嘗不感慨歎歎：也。乃不數年，亦以在官淹滯。臨別切切遺言，妾心佩之不忘。爾時摯眷歸里，雖荷尊堂致書尋約，奈家慈以子母孤孀，不甘遠別，此事竟以中阻。嗣後，君居浙右，妾處江南，天涯隔阻，消息茫茫。妾以閨壺少娃，欲言無自，此待字深心，埋藏十載，君皆不得而知也。因是頓忘舊好，爰締新交，停琴拾帕於故園，訪跡賣身於異地，意中所屬，全非十年待字者矣。孰意天緣巧合，君之意中人，少時與妾締交，客歲以家中值難，寄跡敝廬。花晨月夕，不肯說出此段機緣。佳人舉止，未易窺測。已不謂名流作事動關耳目，花朝月下錯認投書，遂使經年所諱，一旦皆知。於是兩人一心，共傾衷愫。既瀝肺腑之私，爰訂終身之好。從今以始，以為可以聚首一生，百年成對矣。詎料意外風波，周家作難。此時公子意中豈計及偕奔之事？乃昔以禮自持，偏會教人權遁。風流有債，致使翩翩公子前則辱身，後則賈罪。妾以少不更事，祇知設策機宜，乃致累君及雲姐。事已至此，悔亦何言！公子正宜努力前驅，便途燕邸，順納北雍。倘得上苑觀花，前既有言，復當如約，與妾矢守貞，以待東床坦腹。外奉白金二百兩，少佐行裝。君倘不忘舊好，仍念新交，暫且斂翼就途，終能飛鳴天外。臨歧唯以小心行李，珍重加餐為囑。

生看畢，不勝歡喜。把另一封包展開一看，乃是許多銀子，於是乃寄懷二姣，口佔有二律云：

孤舟紫墨嶼，銀燭影依依。  
寂念今宵冷，愁從昔日歸。  
漂零還有債，遇合願何違。  
不語思鄉處，峰前月色微。

右句客中懷雲娥

不有拋書誤，安知舊愛心。  
閨中人比玉，燈下字如金。  
客逐千山遠，愁成一水深。  
青衫雙淚濕，道路渺難尋。

右句客中懷綠筠

吟畢，次早仍同押差起解。

一日，行到山東地方，遂於大義山經過。忽見樹後走出一夥，中有一大漢，忙將生直扶而去。那押差驚得面黑，俯伏於地。須臾人散，不知生去向。祇得稟了地方官，報個被盜殺了，領文準了而去。

那一夥扶生到了山中，驚得黃生魂不附體。大漢對生道：“公子切勿驚惶，小弟王慕荊，在此相救。”生停了良久，始醒。慕荊遂將被盜投夥之事說了一遍。生道：“今日救我固妙，若後日事黨覺，寧不重弟之罪耶？”慕荊道：“公子勿慮，弟已籌之熟矣。事已至此，須改名換姓，往他鄉住了數時。待試期將近，那時弟與兄同到京師，訪歐陽內翰。既係友人，或相通聲氣，求取功名，亦不可知。若獲衣錦還鄉，重續舊好，豈不妙甚！”生聽了，不勝欣幸，遂改姓李，名之華不題。正是：

心已明知難駐足，不妨事急且相依。